

宣教隨筆

宣教隨筆 50：宣教經歷（三）

葉大銘牧師

今期繼續分享我培訓出自主要世界的宣教士的經歷。宣教與逼迫是不能分開的。主耶穌差派門徒時便提到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僕人不能高過主人(太十 16-25)。父神差遣主耶穌來受難完成救贖工作。主人既然要受苦，門徒也要在宣教中受苦。今期就以宣教與受苦作為主題。

一. 逼迫

例一：“這是新郎的叔叔。”

埃塞俄比亞的共產主義統治始於 1974 年。當時，一個軍事委員會推翻了海爾·塞拉西皇帝，結束了該國延續已久的帝制傳統。新政府逐步建立起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體制，並將教會學校、醫院及其他機構收歸國有。一些教會被關閉，牧師和教會領袖遭到逮捕或審問。1991 年政權垮臺後，宗教自由得到較大程度的恢復。教會收回了部分原有機構，宣教士也獲准返回。隨著福音大突破，數百萬人歸主，並且開始差遣宣教士。以下是我 2002 年在埃塞俄比亞的經歷。

我在埃塞俄比亞宣教士培訓中心授課結束時，兩位學生舉行了婚禮。我跟隨學生們陪伴新郎前往迎娶新娘，一路上按照當地習俗唱著歌。婚禮儀式結束後，舉行了宴席。當我坐在國際事工差會 (SIM) 埃塞俄比亞主任旁邊時，他把我介紹給坐在我對面的一位長者。這位長者滿臉皺紋和雀斑，看起來非常年老。

“這是新郎的叔叔。”

隨後，負責人講述了這位長者所遭受的逼迫。共產主義政權接管國家期間，基督徒被禁止在公開場合傳講福音。這位長者卻無視禁令，曾在幾場婚禮上宣講福音。他被抓住後，被扔進廁所的糞坑裏，在那個黑暗、骯髒、臭氣熏天的地方被關押了幾個月。

獲釋之後，儘管受到警告，他仍然繼續傳講福音。再次被捕時，他被判處一年多的監禁。我帶著極大的敬意望著這位長者。雖然我們無法用共同的語言溝通，但彼此之間似乎產生了某種聯繫。後來我才知道，他實際上比我還年輕。

例二：“老師，請為我的丈夫禱告！”

印度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其憲法保障宗教自由。這一點對於印度這樣一個宗教極為多元的國家而言十分重要。然而，宗教自由並不總能得到保障，因為地方政府或警方有時並不能提供保護和公正。因此經常發生一些群體性騷亂。最嚴重的憂慮之一就是有人指控警方未能公正執法。調查具體騷亂事件的人權組織和委員會有時指出，警方存在以下問題：到達現場太遲，未能有效介入，未能保護少數群體，選擇性地逮捕某一群體的成員，或者在某些情況下，甚至主動參與暴力行為。

我在印度加爾各答教導一群本土宣教士，教他們如何運用聖經故事傳福音。有一天休息時，一位婦女突然抓住我的手臂，請我為她的丈夫禱告。她的丈夫來自穆斯林背景，已經回到自己的穆斯林村莊傳福音。由於瞭解當地情況，他十分謹慎，儘量避免不必要地冒犯當地居民。

有一天，一輛車駛進村莊，車上是一支由韓國宣教士帶領的短期宣教隊。他們並不瞭解當地穆斯林與基督徒之間原有的緊張關係，便挨家挨戶探訪，分發福音單張。騷動很快爆發，穆斯林不久便包圍了那輛車。他們搜查車輛，沒收了印刷品以及相機；相機裏有村中基督徒的照片，暴露了他們的身份。最後，他們放走了那位韓國宣教士和短期宣教隊員，但怒火隨後轉向當地基督徒。作為教會領袖，上述婦女的丈夫成為首要被逼迫的對象。得知此事後，他逃離了村莊，但穆斯林煽動者一路從一個村莊追到另一個村莊。

因此，他的妻子急切地請我為他禱告。一年後，我聽說他終於能夠回到自己的村莊，但在事奉上必須非常謹慎。

例三：“我的妻子離棄了我。”

在加爾各答，培訓本土宣教士的學校的負責人出身於一個虔誠的印度教家庭。他經歷戲劇性的歸信之後，受到感動，立志獻身服侍基督。然而，他的妻子是一位虔誠的印度教徒，無法接受這件事。有一天，當他不在家時，她帶著所有孩子回到自己的娘家。從那以後，她拒絕了所有和好的努力。

我第二次前往加爾各答時，希望花更多時間導引那些領袖，而不是教導學生。為此，我逐一與幾位領袖會面。當我見到那位心碎的學校負責人時，他流著眼淚傾訴自己的痛苦。我覺得自己無法為他提供實際的幫助，只能與他一同禱告，並尋求那位在患難中真正成為我們安慰者和堅固保障的主所賜的安慰與力量。

例四：“一隻手臂把我推了出去。”

原教旨印度教主義運動（Hindutva）試圖主要以印度教文化、歷史和文明來界定印度人的國家身份。Hindutva 一詞的意思是“印度教性”或“印度教徒身份”。雖然它與印度教有關，但它是一種政治和文化意識形態，而不僅僅是一套宗教教義。

原教旨印度教主義運動在幾個重要方面影響了印度的基督教會：

1. 日益增加的政治和社會壓力

基督徒約占印度人口的 2.3%。雖然印度憲法保障宗教自由，但一些地區的基督徒群體正面臨來自印度原教旨主義運動日益增加的壓力。

2. 反改宗法

印度有幾個邦通過了規範宗教改宗的法律，通常稱為“反改宗法”。因此阻止印度教徒成為基督徒。

3. 暴力與恐嚇

基督徒群體曾遭遇教堂破壞、身體攻擊、威脅以及禮拜活動受到干擾等事件。

以下是我在印度教導宣教課程時的一段經歷。

我在印度塞康得拉巴德(Hyderabad)的一所中心授課時，他是世界福音動員會(OM)工作人員培訓班的教師之一。一天晚上下課後，他來到我的住處探訪我，我們一同有非常美好的相交。

他年輕時曾經悖逆，離開自己的基督徒家庭。有一次，他在鐵路道口遇到意外，火車正快速駛來，他卻不知為何被困在那裏。在異象中，他看見一隻伸出的手臂把他推了出去，因此保住了性命。他意識到那是上帝的手，於是悔改，並獻身服侍基督。多年以後，他的宣教機構派他前往印度北部植堂。

有一天，他正在教堂裏準備講道，忽然聽到外面傳來巨大的喧囂聲。他走到外面，看見一群原教旨印度教主義極端分子包圍了教堂。他們大聲叫喊，手中揮舞著鋼管之類的武器。看見了他，他們立即圍住他，用鋼管毆打他，直到他吐血並昏倒在地。暴徒以為他已經死了，便離開了。他並沒有死，但經過了很長時間才逐漸康復。

康復之後，他仍然繼續在當地植堂。後來，那群暴徒再次前來，把他打到昏迷。這樣的事情一共發生了五次，直到他的宣教機構擔心他的生命安危，才把他調往其他地方。

雖然他的身材矮小，但在我看來，他卻是一位信心的巨人。

二. 神的保護

例一

印度的世界福音動員會培訓中心位於塞康得拉巴德(Secunderabad)。塞康得拉巴德原本屬於安德拉邦(Andra Pradesh)的海德拉巴市(Hyderabad)。

2010 年，我前往那裏授課。有一次，正在上課時，我聽見附近一間教室傳來一陣轟鳴和喧鬧聲。後來我才得知，有一群人進入校園，一邊遊行，一邊大聲喊叫。他們要求從安德拉邦分離出來，成立一個獨立的邦。那是一場和平抗議，校園沒有受到任何損害。

當天晚上，一位培訓負責人邀請我到他家吃飯。他來到中心，陪我步行前往他的公寓，因為那裏離中心很近。途中，我看見街道上散落著燃燒過的輪胎和垃圾。不過，現場沒有暴力衝突的跡象。事實上，我甚至沒有看到任何員警。

這場抗議持續了幾天。經過漫長的過程，最終於 2014 年成立了一個新的邦——特倫甘納邦(Telegana)。一個邦能夠以非暴力方式誕生，是相當罕見的。神賜下了和平的過渡。

例二：“員警來了！”

在一個教會遭受逼迫的創啟國家裏，我學會了謹慎行事。在其中一個中心，開始授課之前，他們都會演練員警到來時的撤離方式。那一次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但在另一個中心卻真的出事了。正在我授課時，突然有人進來宣佈：“員警來了！”

我們立即收拾好所有東西，離開了那裏。負責培訓的同工和幾位學生帶著我四處走動，裝作沒有特別目的。後來有人建議我們去觀看一個重要的伊斯蘭節日。到達那裏後，我看見那座大型清真寺裏擠滿了數萬位正在祈禱的穆斯林，因為清真寺不夠大，許多人不得不走到街上祈禱。他們每個人鋪開一張禱告毯，就在那裏祈禱。那真是一個令人難忘的場面！午飯後，我們回到培訓中心。一切已經恢復正常。顯然，那位牧師與當地政府官員關係良好，有官員事先通知了他即將進行的檢查。

感謝神保守我們安全撤離，也感謝祂讓我們額外觀看了一場重要的伊斯蘭節日！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八十六期 Vol 11, No4 (October 2026)